楊文恪公文集

序

贈少尹劉公之任序

予今歲杪秋以進箋赴驛至京師時劉君宗裕方以太學生釋褐為湖州郡丞來訪于寓邸予為之致喜宗裕歎然曰吾不以科目職庳為之其難乎後曰吾家科第自先事曾叔祖中陳循榜進士若干年而太守伯父中劉儼榜進士至今又若干年猶未有繼之者吾甚朝夕惴惴焉顧茲所就其何以紹前人哉即日之官顧有以進之宗裕尊翁愼齋

洎其伯父獻齋二義官與家君數往返予與宗銘又以嘗同學舉子業於其行也誼不可以無言乃爲之言曰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程子嘗言滯與令不和只是爭私意又言滯之於令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是理也丞與尉皆然也夫所謂私意者豈必包苴財賄之類凡以吾之聰而謙人之食以吾之能而病人之無能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皆私意也此意一萌則爭狄戎矣皆起於樽俎笑談間一邑之內何事之能成果不致

程子所言以誠心事令則夫同僚如家人與夫兄弟之義舉在於此一邑之内何事之不可成或謂韓退之謂丞無所可否當枿牙角破崖岸涉筆占署位唯謹此則與令無相偪之嫌所謂和也是大不然古今張官置吏有正有佐正者主之佐者輔之令正也主也丞佐也輔也豈有位乎令之下處乎簿之上而絕無所可否而以爲和哉以是爲和不惟非張官置吏之意而亦非程子之所謂和矣宗裕曰然吾不敢信韓昌黎謂以程夫子之言爲師越數日經衛甘君華來求文以贈宗裕遂書與

宗裕語者以遺之

先天後天圖學攷證序

易始於伏羲止有卦圖而已其後夏商周之易皆因之以演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當孔子贊周易之時伏羲夏商之易尚存孔子猶及見之觀其論伏羲之易而彖取於坤藏之義吾知其有見於商之易矣論文王之易而兼取於艮始之義吾知其有見於夏之易矣至於易有太極兩儀四象以及天地定位數往知來之說發明極詳非以伏羲卦圖曰諦[illegible]

之不至是逸然自孔子而後僅有周易孤行其餘三易遂寖以隱夫連山歸藏隱而易塞其流伏羲卦圖隱而易迷其源求黃河而不於崑崙求江漢而不於嶓冢岷山可乎不然孔子所賛者周易耳而何其言伏羲之易不一而足哉寥寥千載至宋邵子始得伏羲卦圖而推明之以後傳於世而於文王八卦亦兼明之以伏羲易為先天以文王易為後天邵子之功不其大哉自邵子之傳此易如林栗袁樞葉往往詆之非朱子作啓蒙本義以力主其說則亦未必盛傳於世如今也朱子之功不

其大哉予少即治易特為科舉之學未能深究近於暇日取先天後天卦圖潛思默玩似覺有味稽為攷證以便檢閱嗚呼言之所會者淺象之所會深知易君子尚其有以誨予哉

四禮論畧序

儀禮如聚訟誠難也已廉蚤因家君歲時薦祀先之禮於祭禮間其一二中遭先妣喪於喪禮請其一二繼以及於冠昏筆之得十餘條名以四禮論畧姑存其槩以與家之子弟共講之

送夏德樹歸天台序

天台黃德樹以進士不幾而得養病還山間再起拜南京大理評事未幾復養病還山間士夫無不高之亦間有一二疑者焉予謂進則有富貴之嫌退則無爵祿之念退何疑之有哉況德樹雖暫出復去而其言論章疏類有關乎　國脉其視旅進旅退者何其遼哉予獨憶往歲鄒汝愚為德樹曰請自今將韓退之一筆勾斷尋箇朱晦菴從頭做起計汝愚為此言今十六七年矣予近讀德樹之作則有以見其詩愈杜而文愈韓而德樹亦曰韓杜豈於晦菴雖日親炙而於退之輩尚未絕交耶特

以予之淺陋不得而窺其涯際耳竊謂古人交道最厚非如近世互相諛悅故每於相別若田路贈處之言尹謝烏頭之喻皆不惜口予識德樹始於聞喜讌席之日至於今南京乃獲尋見以數晨夕忝有交道顧茲空然何以為貺則亦勉效愚之說以申告之而已德樹其亦有以為我謀也德樹過蘇州見楊儀制君謙試以此質之

贈太守何君之任新安序

侍經何君子敬以南臺侍御史擢守新安新安之士夫僉謀有以贈言於子敬而員外郎程君德和寺

邦張君廷皖謁以屬藻自顧無以為贈固辭弗獲
孫以嘗關新安自　國朝以來惟天順成化間孫
向遇最有遺愛在民民為之立生祠至今尸而祝
如一日無已則請以孫守贈焉或謂伊川先生記
蜀守謂成都人以田況文彥博為善以程戡蔣堂
為不善而不善之中蔣堂為最及訪之堂乃最善
者也予敢至新安豈可不更求如蔣堂者乎雖然
廉之於孫君蓋得之有識者非特衆所云云而已
也孫君在新安滑而任凡十有八年後乃連躡峻
級遂至六卿既而諸子皆貴顯人以為積德之報

子敬在臺中敢言有風望清戎江右人服其公畏其明大抵學識之超操履之正有是以為之本爾新安南圻大郡又晦菴先生之闕里晦菴於吾人有罔極之恩愛其鄉人以致恭其桑梓子敬尚俟人言哉

二程子世家年表序

宋明道初貞元會合一家兄弟生兩聖賢嗚呼盛哉廉夥讀明道先生行狀及墓誌類無歲月因取諸書雜定之其不可知者則明注于各條之下而於事迹散逸者亦粗加搜集焉至於伊川先生則

以晦菴先生所作年譜為主而於諸書事迹及更有歲月可見者亦復加搜集焉既成名曰二程子世家年表蓋合州度正嘗作濂溪先生世家年表茲特效而為之云當晦菴先生作譜時自謂後時搜集之難不能保無差謬今去三四百年之遠重以藐爾寡陋所謂不能保無差謬與夫搜集之難者又奚翅倍蓰而已哉然復犯是不韙而必欲為此者竊意二程先生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尋常造次至細至微皆天理流行道德著見其事迹之不可不備有如此者以至上而朝廷之用舍實係當

世治亂安危之幾下而門徒之聚散亦關一時學術盛衰之故其歲月之不可不備有如此者此康之所以不避僭踰而輒為之也若是編者雖於二先生之大體純全不敢以易而窺然於後學高山景行之心亦或有以取焉若夫差謬以俟君子

鄭氏雙節卷序

夏官主事鄭君立之以鄉曲道誼之雅頗數晨夕因手一編以示予曰此士大夫為吾曾祖母祝祖母劉雙節詩文也幸為序諸卷端予披而讀之乃知二節婦之初孀祝年廿餘劉年卅孀餘時先後

所奉二姑氏皆老非節婦奚以終其餘齡先後所撫二遺孤皆幼非節婦何以底於成立嗚呼一作銀山一作鋟鑿其有功於鄭氏大矣夫百年之醜婺半世之苦樂特轉盼彈指然耳惟有節義崢嶸於天地間若二節婦其庶幾乎或謂一門雙節茲事亦甚異日史氏書之其爲不朽斯足恃也予竊謂不然范曄後漢書列女有傳而陳孝婦者夫死養姑其節最偉乃不見錄而蔡女文姬徒以詞藻竟獲登載史家之去取如此可盡據乎若諸作者是鄭野史足以信後矣又何必蘭堂石室之藏而

後謂之甚言之乎史冊哉予嘗受劉靜修語言輕重在詞臣之論以為有識者當別諸眼目于形管之外以立之之識足以知此故一及之且以見二節婦之事不待史氏自當有傳也

名醫錄序

予作名醫圖錄世傳神農著本草黃帝著素問今不列者何此皆繼天立極之聖神程子不信其草之說且以素問為戰國時文字故不列之也若唐史列孫思邈於方技新史進之於隱逸今復列於一者何儒而恥醫則醫皆庸人為之矣況此外其

朱震亨輩皆醫家者流列之以重醫也俞跗華佗諸人乃不得列者何漢志醫七家唐志醫六十四家宋志醫一百七十九家古今之醫正恐甚多門也此特取其學有師承源流於素難者耳若湔腸剖腹非後人所可傳及莫知其師承源流之所自者並姑置之書成用識其說於篇首

醫學舉要序

醫學日益孟浪世之庸醫惟按古方以治今病而於五臟六府十二經脉至有漫不如省者予暇日因閱素問諸書於其所論藏府經脉要語聚而錄

之至於諸家之言足相發明及有異同者亦附於其後名曰醫學舉要亦以備觀覽焉耳然此等於人身最切豈必須醫而始究竟之今醫而言是亦格物窮理之所宜必先而不可後者也

送憲副潘君孔修序

三代以前學術皆同三代以後則有同不同者矣其間同者惟鄒魯之教濂洛關閩之傳此外或楊墨焉或釋老焉或記問詞章焉固不能以皆同也昔明道先生嘗言于朝欲擇德業充備才良行修之士萃之京師講明正學以為大學之師及次以

教天下至哉言乎使當時果能行之則豈有蘇氏左袒之盛而南渡以後亦豈有偽學之禁哉我朝教士取士之法一本乎孔孟程朱之說但為士者亦或以進身之階梯所在姑亦為之而已而於博文約禮之功知言養氣之要主敬窮理反躬實踐未必不出入乎四寸之間也若是者其學術同乎異乎其同而果不失所以為同乎今 天子深以為慮近者吏部秪承德意慎擇學術純正之士授以提學之任而潘君孔修遂以兵曹員郎有廣東副使之擢今之居是官者南北畿甸二人十三

省十三人不知此十數人者之學術果盡同歟亦有異歟同則天下之學術無不同矣同而得其所以為同則為天下大同矣然則使明道先生之言驗于今以仰副　主上遐不作人之意不在孔修斯行歟予輩與孔修同登進士者於是相率以餞之而予也酒半執爵復僭告之以此孔修學行為時所重予不敢數頌而特以事體關係之大者望之

贈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九江郡在匡廬之陰西江之封域北盡於此郡復

有衛隸南京都督府其亦以江漢上流隱然有聯絡之勢與近時議者或謂不可無意外之慮此地宜修武備以防姦宄或謂民之不逞起於饑寒愁嘆詳於患盜而略於恤民非知本之論二者豈不各有所見哉高君肅政以南京刑部正郎擢守九江其胥中處此必有素定矣康嘗往來湖口彭澤之間登眺大小孤上下石鍾之勝見其居民多棹小舟出沒於波濤洶湧中日以捕魚為業詢其屬縣在荒山野水者殆居其半其間上戶視他郡為下下三歲大比士之登薦書者亦視他中郡率不

遠所幸俗尚淳朴耳以今觀之則重農桑與學校者非所當務耶天下之事有緩有急固不可後時而自惰亦不可先時而自擾君其謂之何哉刑部諸司以廣東一司為最煩劇尋常稱能於他司者於此輒損壞君為之綽綽然而趍向操守益見重於士夫則夫變通宜民如華陀扁鵲方方對病劑劑田生非君孰望哉文選陳君虞佐暨諸君皆君之鄉人也屬廉為文以華其行因述所聞見如此耶以備君延訪之一端云耳

秋香會詩序

成化丁酉秋江西循舊制選士凡九十有五人比既之日燕于藩省之堂會者四之三焉其後散而之四方求如向時之會不可得矣弘治丁巳春會于京師者若干人於時推仕于朝者為主仕于外者為客主客醵錢觴客於都城之蕭寺皆露醉盡歡日晡而罷既上馬相期賦秋香會詩以紀一時之盛亡何去留靡定遂不果踐言越二年癸亥周邑博顯禮追惟疇昔自湖湘付軸至謂予姑序之將以求諸君之作可謂以要一不忘者矣噫此予其之責也夫既已當主禮而不能成之於方會之頃顧

乃重煩收拾於已散之後此予等之責然　賢人君子避追文字遂為後日故實此在於人而不在於言語之工拙也使是會也不至於雪泥鴻爪而予也亦得附驥以傳焉　端有望於諸君書之以俟

送路君還安成序

安成路君冠望乃都憲介立野張公夫人之弟夫人薨逝二年矣公來留都旁無侍姬肅然一室門禁尤清嚴鮮通賓客冠望不遠數千里特來視之公為之喜甚謂足以慰其寂也留之數旬每懇欲[illegible]

村與對坐於是乎談鄉里之舊事叙疏戚之至備既而言還公屬麟為文以送之且曰路氏為安成胡溪名族冠望則方伯公之仲子為人倜儻敏達長身山立事親篤孝為義甚力嘗輸金助邊獲肴冠帶之寵歲恒以穀千石貸鄉之貧乏者蠲其息人以為難冠望之為人如此信賢也已或謂司馬遷徧遊名山大川廓其胷次故能成一部史記今冠望之來也浮江亂湖所見名山大川與夫東南之形勝不一必豈不足以廓其胸次哉麟謂馬遷之遊以所接縉紳先生非一故得網羅放失為纂述

之助山水奇崛何為哉昔卜子夏有離群索居之陳伯舉有鄙吝復萌之語冠望會公于此也為別幾何年矣語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公石際師表言談舉止皆足取旬月之間親炙之甚天是歸也愈充其孝弟好義之心而并以化其鄉人焉則君之一部史記在是矣其視五十萬言奚愧哉

程氏外書分類序

程氏遺書外書皆當時學者記錄二程子語而朱子訂集之功大矣名篇以義審矣曰遺書者猶經

于謂大學孔氏之遺書云耳曰外書者以其取之之雜或不審其所自來耳然朱子雖嘗謂外書尤當精擇至他日編近思錄小學註論語孟子諸書於二書皆兼収而並采之則其意豈以一端求哉蓋於遺書嘗分其類而於外書亦分之如遺書焉因著其說如此讀者皆當虛心求之其毋以名篇之異而輙加疑信於其間哉

浙江鄉試錄序

我 朝鄉科選士之歲凡三歷甲子矣其一為洪武十七年其二為正統九年其三則 皇上今弘

治之十七年而歲紀支干與洪武適合者惟今歲
為然洪武初試士之法尚仍元舊開科之期未定
三載至十七年而始頒今制焉而　皇上於是舉
特詔禮部丁寧告戒至再至三若考試官則不拘
以職任若小録則必付之看詳若簾外簾内則各
限以當務視　即位以來嘗五舉亦惟今歲為然
天運之循環　聖心之經綸皆自然而相參豈非
世道人文一新之會哉浙江巡　按監察御史謝綬
仰承　德意於兹事益加慎重先期會藩臬二司
以僉謀之乃聘廉等為考試官時廉得假歸省禮

蹕及廬初頒鸞輿及閱公務備述　詔旨乃作頌
嘆曰此　九重籍錄英賢為　宗社生靈至計也
庶雖淺陋何敢以代庖越俎為辭哉既至則凡提
學副使小試諸生雲集于杭城者二千二百有奇
矣聞前此常及三千人此則擇之之慎如此八月
癸亥鎖院丙寅以四書五經義初試之己巳以論
詔誥表判再試之壬申以策三試之遵定制也得
士九十人遵定額也夫自周官閭胥黨正之書厥
而糊名謄錄之制興有志復古之士固不能無遺
憾但自今言之成周濟濟之士固出于里選而唐

宋以來王佐如陸贄山斗如韓愈閒氣如韓琦傑出如范仲淹道學真儒如張載程顥朱熹皆出于科舉謂科舉不足以得士則亦何可盡以為然哉况

國朝洪武所定之制皆取前代而斟酌之而於詩賦工聲病之習所謂空言之尤者一切革去士於初試其經學之純深義理之精粹可據矣於再試其長於議論贍於詞藻達於政事可識矣於三試其明體適用博古通今可知矣士無賢愈無琦仲淹無載顥熹則已有之亦屢以自見而有司者失不能以舍也肆我　祖宗列聖相承百四十

年學由此道得人之盛以致治化之隆明效大驗豈不彰彰較著也哉抑科舉以文取士而所以取之不過如前所云耳或乃專以文體為言士之實學豈係於文體而五經四書之文曷嘗有所謂體哉所貴乎文者特以其能達意而已耳能發明義理而已耳康故曰所以取之不過如前所云者此也而於文體之說則故有所不暇焉既撤棘故事有錄以獻康當言于篇端謹拜手稽首而以天運之循環　聖心之經綸為世道人文一新之會以為今日賀且以告諸士子凡登名於是錄者其尚

以唐宋以來科目所得非常之才以自最被陸贄
者又浙產也其母俾其專美於鄉邦哉是歲監臨
于浙者太監顏守則麥秀市舶則張和巡視則麥發
都御史王璟監察御史清戎則邢纓巡鹽則饒瑭
檐滿而邢昭代之以公務適至者給事中湯禮敬
監察御史張津郎中趙履祥員外郎戴敏監榷則
主事徐瑚姚文灝胡灝而王金代之藩臬則布政
使林符畢亨亨遷而陶琰代之參政童瑞羅鑒其
汜副使趙寬張鏊林廷選張賓陸完寬近亦遷廉
盖提學也參議倪珏鄭弘僉事范驌陳輔洪遠明

燕林正戍兵閩則都指揮同知白弘都指揮僉事
黃琛署都指揮僉事朱洪其監臨寔巡按綬提調
符瑞監試賓完此外掌卷知府楊石英胡詔他而
彌封諸執事不能盡書者以錄固備列之矣茲試
防範嚴甚畫之謀慮極周且豫蓋細大一總於巡
按而藩臬以下則分任之者也前此至公堂後之
居皆腐撓復規制不稱至是始議彭搠以合廉等
而頹守巡視皆協謀以贊其成於是高明爽塏頓
改舊觀披卷之際令人心神豁然入簾內之次日
廉等相率焚香以告于天務秉至公卷入閱晝夜

精力於簡閱皆所以奉若　明詔以期於得士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五

序

浙江鄉試録後序代作

聖天子臨御之十有七年浙江鄉試聘少卿楊廉學正林世瑞訓導陳良熊紝戴顯楊昂莫歆江滄張希宗暨某以司文衡既闈棘試之三得文之優者九十卷又擇其文之最優者二十篇以登于録既而拆是卷取其姓名填之復列于録之首且大書于榜將以揭之試事至此而始畢矣某以次當言于録之後竊謂古人之仕所以行其學也後世

仕學為兩途方其窮居未遇翻閱經史綴緝文辭皆所以為發策決科之資一旦見汲於有司有官守言責回視前日之所負挾舉為無用之具若芻狗焉而棄之復變而從乎隨世以就功名之說是無怪乎其速立之不如古人也古人四十而仕中間二十餘年用功於學當時教化既明教法尤備而士之為學又若是乎其專且久也至於達之所施又不外乎窮之所養也則其過人也宜哉我

朝庠序養士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之理不講非易書詩春秋禮記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及程朱之書不以列于學官其養之既以此而以科舉取之也亦以此養之也可謂不讓於古而取之也可謂不甚異於古矣故士之足以追配古人窮養達施者亦彬彬其盛固不可盡以其判仕學為兩途而論之也不然則前輩談道建功何若是之多乎浙江雄藩頻年士試春官於南巷中為獨盛嘗見其對 大廷 賜恩榮宴罷簫鼓導歸第萃一郡數十人聯鑣並騎夾道駭羨皆以為浙之才倍他省某叨擇士于此因得縱觀兩浙之文何其爛然萃而若斯之多也其

盛也孟信夫聚東之珠定出於合浦而盈尺之璧當產于藍田學所以見之往往所以行其學者主司今日豈不端有所望以誠得斯人而薦之則銓今之士郎古之人事業無愧於三代因有司必之理也昔人於程試之文往往能識聖賢之學如胡瑗識程子於論孫茲識朱子於策是也亦欲竊效而懼無以似焉若諸士子則豈可不以前賢自勵哉夫然庶不負聖天子側席之意矣

贈太守楊君嘉甫入覲序

皇上建元弘治之十有八年歲在乙丑復當天下

司府官入覲闕庭鄞陵楊君温甫以杭郡太守應期以行其僚屬相率繪圖以為贈而通府劉君推府蕭君徵予為文以序諸圖之上方其言曰杭浙之會府也目臨其上者有藩有臬有巡按近復有巡視焉若中貴有鎮守有市舶將復有織造焉他而徵催之部屬與夫恒有事于此者又弗論焉凡其事之不得以專行而相梗相撓者十常八九矣自世俗言之以為在於吾儕者咈之則獲上之道乖在於此輩者逆之則中傷之禍作惟吾太守則異於是若於事斷有所不宜於民誠有所不便日與

諸公爭可否或盈紙滿〻之文或對面侃〻之論
不但已也於所當行者則毅然任之無所與遜惟
尊於惠下愛民為主而條畫咸有所倚賴焉如造
宿逋完新額於織造禁包攬清役占於傳遞白糧
以句稽鹽綃而足軍賦以取辦鹽稅而充使他人
為之則事〻掣肘惟吾太守告之公上則見從行
之權豪則帖服其覲于　天朝也循良之政固書
之于冊以報諸如此類總豈能以盡之幸有以發
揚庶幾聞于司黜陟之柄者又復轉而聞之于
上求如天順間朝覲故事舉卓異數十人設宴禮

部及胥非常之擢則凡郡縣之官知吾太府以惠愛小民不畏強禦舉職獲　朝廷畀數豈有不交相以為勸勉者乎時予方有事于浙知溫甫之政益詳蓋溫甫以儒術飾吏治其為學也講論於師友益深其居官也精練于刑曹益久宜其當此劇郡為之綽綽如是哉予以同年厚善得君治狀為之喜甚使與劉簫二君之命偕當有以贈之況重以援簡之勤勤乎遂次第其語以復之若溫甫之政與學固當進其大於此者豈以是而自足哉

贈方伯羅公之任陝西序

弘治辛亥歲廉始得與羅公緝熙爲僚于南科居無幾何公陞少參以去歲丙辰相見于京師匆匆作別者又若干年復會于浙則公以少參轉大參久矣茲廉以庸虛忝承諸公謬舉復踰常山亂錢塘以至既竣事則公陝西方伯之命下矣疇昔之會廉謂之曰公道貌清潤無一見鬚髮漆黑如耶都高遷喬殆匪朝伊夕矣今果然也時方伯林公陶公等皆謂廉與公有故素宜爲文以贈之且言公之在浙也清戒其重于職分守其兼謂而公亦不齋焦勞不憚劇易衆已奉公捷誠蓋……解遠年

蕪幻之單璽華累歲鋪舍之弊清理錢穀有章準
勞導之設預防火寇有庫樓地窖之創補豁尺籍
而無脫枉剖決訟牒而無怨議救荒及中戶之貧
治盜寬脇從之輩皆公之政而吾儕所知者也夫
公與廉之在科也言之而已康無似今者忝竊聞
爲地與才稱祿祿無補有如公者揚歷中外可謂
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矣海內之士豈不
曰曩時羅公屢有封章欲處置天下事如何如何
今隨地而施之一一皆效可謂言副其實者矣雖
然關陝西北大藩而周秦漢唐之故都也民物之

盛政事之繁劇與今日之東南大藩殆相埒焉至於並塞被邊軍興之費若芻糧餽運之屬又東南所無者凡此調度皆總於方伯則事大且要緩急所倚又當不止於參知浙省而已也為公計者又豈可不益有以副其實哉諸葛武侯謂非學無以廣才公退食不得披閱事必究理固宜其行且為之無難焉方伯外之極品官也去京朝六卿之長貳一間耳公惟一意於經濟事業而何憂乎穹官峻秩之弗至哉

賀家姊夫熊君遠六十序

甲子歲家姊夫熊君君遠壽登六十其誕辰則孟冬月之十六日也予兄弟在至戚相率載酒以往賀焉方執盞君遠曰衰初矣怙賴前人庇覆得不甚廢墜以至今日幸也兼父暨叔父皆年二十九即棄諸孫今某之齒已鼓于鄉又幸也某山林抱朴人也自祖賦翰官之外恒十數年不至縣庭經年不入城市同輩因多老于岩壑矣而某則亦嘗往來沅湖之間褒回祝融九疑之下江湖丘樊頗兼得之又幸也然則茲辰之飲此酒也俛仰今昔粗亦可以云樂矣予因為之言曰君嘗忍辱淳

實自君曾大父某甫以來世賈產甲於鄉閭環數十里待以舉火當歲儉輒大出所積以助有司濟饑蓋已累世君諸父未食其報固將以遺之君矣其壽也豈有涯耶乃為賦以贈之賦曰吾豐城之孤山兮其高插天山之麓兮曰員嶺上嶺其相連維熊氏兮跨有二嶺之左田若員嶺兮始基兮而上嶺其所選當百草之未萌兮茶薌薈於最先採一旗與一鎗兮擣石臼以烹煎及湛露之初奮兮流泉脉之涓涓有魚名鯿兮窩之甚鮮值乎秋[illegible]場兮[illegible]懸高懸醴酒若冊砥兮固邑誌之所

也希曾世家永康登癸丑進士初任刑科繼工禮
恩以便母夫人養得改南京工科久之有今擢其
為人器局識量甚宏好惡甚正口不屑屑臧否而
形之蹠論甚公其處盤錯繳訟恬若無事其能奉
職於諫議既如此而於承宣也何有科中戴君贄
之當舉醊以祖道謂廉宜有言廉忝舊僚文雖陋
不得而辭也

送太守鄧君之任揚州序

維揚為郡不獨稱雄于前代其在我　朝於南京
為漕輔於京師為喉襟實天下之大都也近者其

守轉運以右郎中鄧君擢自南刑曹以代之或謂君明爽洞徹磊落疏通居官莅政有廉能聲揚必君為宜或又謂君為刑官十餘稔提訐無滯因次斷無愆言揚必君為宜或又謂君經歷堂官尚書侍郎十數公無不器重之每有大獄率令鞫訊十三司草奏例推老練郎中以操筆削而亦以屬君焉揚必君為宜予謂今歲當南北兩畿暨十三布政司會朝　闕下吏部同都察院以考察之事在銓衡是為更新之始始則鑒別益精論選益慎而揚之得君固其所也然竊有說焉昔之儒者謂參

猶如觀山水從步而形勢不同予於爲政亦云
刑曹之斷案苟有未妥堂官必易之大理必駁之
至靡絲髮遺恨而後可若此者揚未必盡如是也
至於揚爲四方富商大賈之所聚齊民習於奢侈
逐末者多務農者少一有凶荒至爲可慮兼之科
率之繁與而送迎之勞午諸如此類未易以悉數
者在刑曹未嘗有也君於茲行可不尤加之意乎
雖然地有異而心則無異何也心苟不差則事事
不差矣心既差則無不差者間有不差則亦幸焉
而中耳心何以使之不差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程子曰思毋邪無不敬循而行之朱子曰三國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是也是道也蓋無往而不可也若君豈無得於此而如是哉君將行其僚友為之供帳石城門外復有贈言之舉於是牛君靜之葉君時勉相與造予而請焉予非能言者特以所謂持此心以為政則嘗聞之聖賢之論而在於我者志氣昏惰工夫作輟已無足言意君必致力於是也夫然則事變之靡常經權之不一自昔而今而所處之既殊由今而後而所當之愈要指之於此而無不得其宜

[illegible]而鄧氏則鄱陽之宦族也

雙壽序

雙壽者封主事廬陵劉公偕其配封安人王氏並躋高年而云也歲乙丑孟秋月之十日主事公周七十而孟冬月之九日安人周七十又三人生至於七十則年已高矣古禮當此之時則告老而傳以見居家者至此則不任以家事矣又曰大夫七十致事以見居官者至此則不任以官事矣然不於五十六十言而必於七十言故曰至於七十則年已高矣今公暨厥配之年如此此謂之雙壽也宜

哉嘗觀魯頌有三壽之說蓋祝頌之辭而非有其事也唐人有九老之名雖有其人而非聚于一家也豈若鸞書詩之出於伉儷間者乎予聞公蚤治舉業既而以邵庠諸生試塲屋輙不利乃歸卧其所居之橋東自號愚隱而肆其力於詩文矣嘗謂詩必宗唐所著有愚隱藁若干卷其高懷雅量卓然隱君子之流也安人系出安成之金田柔順孝敬讀書知章句能筆札綜理家政尤以勤儉先之蓋淑賢婦之風也其德既同則其壽也固宜其同矣公之子仲賢郎中一日謂輝曰茲昭以三載考績

而驅之兒信亦以太學生頭授教官皆將甄吾翁于里第以奉卮酒為壽率為我為雙壽序文其勿靳仲賢居刑曹以精敏果斷為稱首其以郎中書最例得 誥封其親而進公官為郎中進安人號為宜人矣壽算益增 恩寵愈盛其為喜且慶當何如也曩嘗為公賦愚隱詩云歲月堂上白髮新回頭得失求為真東塗西抹少年事剗采埋光晚景人淡上取名非慕搋山中變驟或疑陳官封畢竟難辭避未許先生作外臣云公則然矣第於詩家法度不熟公亦有以取之否乎仲賢趨庭應唯

之問試一問焉還以告我庶幾有益也

劉君說詩序

義官劉君士會予二十六七年前識之途次見其好賢之心發于悃愊立談間惜未得之盡也既而其嗣子今南京刑部照磨在仲請予為賦墨莊五詠者則又有以得其所存矣墨莊者其始祖工部之所擬而安定胡公之所記者去之若干世至于澄之父復其舊而晦菴朱子為之記逮士會君又復其舊焉豈不曰一之為墨莊而有原父貢父者出再之為墨莊而有子澄者出原父憫極群書繼以

六一歐公猶不當其意忘於道學處朱子於師友之間具所以仰慕於前人而望於後人者遠矣故曰得其所存也茲後聞君每當歲凶有司輒給糶置曆俾開倉濟貧豐稔并息以償否則官為進浮期至而子本俱負一切弗問不以煩官自餘指糜施檟率以為常成化己亥有司以其助公賑恤之多奏授仕者冠服其後復旌其門本縣儒學傾圮君偕伯兄士元為一新之凡郡內橋梁如華涼藤江傲溪洋瀾諸處或剏或修不一而足焉劉氏今為瑞之新昌人新昌出臨江與廬陵皆同源於

工部曰椿為大姑嶺巡撿則新昌始遷之祖也曰彥銘為刑部主事者則士會君之曾祖也劉氏居其邑之天寶鄉其姓氏名天下天下之人皆稱天寶劉氏不聚以邑其所以名者不以貴仕而獨以貲云君諱享字士會嗜經史性樸直卒遇之不知其為富人蓋恂恂如書生其家僮數十百輩恒挾鉅萬鹺商于真揚青徐雖然亦亡之也而君間一視之往來 京師尊數載矣因其仲迎養至復至南鄉耆歲餘交於兩京士大夫士大夫喜與其交也既之一以詩者甚衆丘仲景而彙之成帙予為序追思昔者記

於遊近之舊而又以丘仲也遂不辭而道其為人之大槩與其世家如此君有子五人丘仲自入仕以來諸公皆交譽其才進進不已其庶幾乎畢齋之所期者哉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六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七

後學陸時泰

朱晃編集

序

送太守萬君之任金華序

士而宦於險遠荒陋之區則恒病其民之不可告語甚或至於鄙夷之然在我者苟有未善則亦容可以盡焉若夫名邦大郡獨握其柄前有古人後有今人才智材立議論縱橫使毫髮未

盡則皆能以瑕玼我矣是一難一易固判然也
萬君李崇順以正郎擢守金華金華浙之名邦
大郡文獻莫先焉而守則獨握其柄者也其間
人物自宋元逮
國朝不惟道學文章號爲極盛
至於醫術如朱如戴亦近世之盧扁誠各造其
精微者也李崇到官一張一弛一禁一令服之
爲春生凜之爲秋殺重農桑以爲養興學校以
爲教當必無愧於其古人無訾於其今人而後
可也君由名進士出理鹺政以請慎稱入操刑
書以公敏著自此而無毫髮之不盡者庶固有

以望之矣無毫髮之不盡而宜其人民則金以
雖壯且鉅不惟無難爲而抑豈足爲君父淹哉
君世家吾豫章之進賢其經學授之尊公教授
先生至君益盛傳於諸子盖繇領薦已久而躋
則踰冠登甲科云君之行也員外吴君元亨屬
熙爲文以贈且曰此吾僚友之公擧也熙於李
崇學因書此以贈之

送馮上舍序

上舍馮君汝亨得假還西充郎中向君屬言于
熙以爲汝亨贈汝亨紫崖先生之季子其以

恩例入太學也先生以廉為南省門下士誤受
乃與語曰茲事出吾望外吾蜀自 國朝得蔭
子者惟蹇忠定余敏肅萬文康諸公僅二三人
耳吾將何以堪之先生之為此言蓋以感 上
之恩而見其為今日之殊遇也其不忘所自如
此則凡圖所以報 上者固宛然於言意之表
矣豈非古大臣之心哉或謂先生諸子中伯仲
皆繼先生以取進士列官中外為氏家學名天
下而汝亨亦將次第而舉殆不俟乎此者愿謂
不然昔晦菴編近思錄取橫渠之論曰近代公

攀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
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
反以虛名為善繼纘渠所論如此最為平正較
之李德裕無名第而非進士之言迥然異意公
此觀之則無階以舉業進有階以蔭敘進是乃
士人出處之正理豈可輒生取舍於其間哉南
軒亦從父魏公蔭以得官而其道學則與晦菴
相倡和相表裏汝亨妙質清才其於舉子業不
惟不必為而且不足為其為南軒之學可也南
軒之學以洙泗言仁為本以隆中出師表為用

以辨義利為先者也魏公南軒固蜀人也皆宣力于國步艱難之秋而先生暨諸子登庸于三朝全盛之日庶於馬氏功業學術實竊有深望焉故於汝亨之行也而及之

送沐指揮詩序

予嘗讀史記功臣年表謂漢興功臣受封者百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者五因思我朝高皇帝初定天下所封公侯之中進封六王者至於今百三十餘年而其子孫世〻襲上公之爵者惟於中山王徐氏黔寧王沐氏見之自

猷與否貂蟬閥閱之華世家喬木之舊天下之人莫不為之歆羨焉頃者黔寧王之第三子定遠伯之玄孫希甫遠覲　闕下以父都指揮陰授雲南左衛指揮遂來南京以展先墓既而備六禮以諧嘉耦盖魏國公之女而中山王其七世祖也希甫將還雲南公卿大夫士咸有詩篇以壯其行桂坡官王君文瑞喬君汝脩屬予序之辭不獲乃為之言曰希甫之服此朱衣金磬從以象珥魚服以莅其鎮也尚思　朝廷不忘須國懐柔遠人益與起其報稱之念乎希甫之

覩此石麟高塚翁仲遺墟也尚思先王先公功在　社稷誓重山河益興起其纘承之念乎希甫之締此姻好也尚思沐氏徐氏之所以大者王次者公若侯與伯簪笏盈門永求與國同其休戚其益興起其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之念乎希甫絕無紈綺習平居嗜書冊昔黔寧王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講究嘗刻周子太極圖聯翁白鹿洞規于雲南府學僉都御史程本立撰王祠記謂漢之功臣有所謂不羈以文不學無術者得不有慨然則希甫其有祖之風哉

慶甘君壽詩序

永新甘君士英為人介直謙損寄傲煙霞不求聞達嘗搆屋讀書於竹林之間人以竹屋稱之遂以為號君既無意於用世乃命二子公惠公亮明經綴文翱翔在泮公亮已預計偕矣說者謂機雲之才華郊祁之科第殆有足望焉者今歲乙丑君年六十公亮方卒業南雍一日謂人曰吾親之壽辰甚邇吾將歸以為吾親壽於是告于祭酒而下以及六館之士即日買舟泝流南還六館之士咸有詩章以為君慶復群來予

寓于文以序於其首君好竹請以竹言之昔詩人誦衛武公之德始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蓋以竹之初生美盛以興之也繼曰瞻彼淇澳綠竹青青蓋以竹之堅剛茂盛以興之也武公之德至於瑟然而嚴密僩然而武毅赫然而宣著喧然而盛大則其壽也宜哉故左史倚相謂其九十有五之年猶箴儆于國曰自卿士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武公之有德致壽如此而君之竹屋云者固非以其清風徐來戛玉敲金

月落空庭繁陰滿地以為詩懷酒興之助而已也木川浴浴無異淇曲琅玕森然此竹彼竹切嗟琢磨益進其德雖至於耄耋期頤可也此雖予之說而諸詩之意抑豈外於是哉君之大父上舍時濟與吉水解學士大紳相往返學士嘗為之題其堂顏而甘氏累世業儒固有足徵也已

贈太守劉君之任紹興序

成化間華亭夏止軒先生督吾江西學政有藻鑑聲凡所取舍不為一塗於新淦之士最愛劉

君景祥先生之學汪洋浩博文詞雄放而吾景祥經學純深不事浮艷是其取文也爲不一先生豪邁闊畧有大節而吾景祥收歛平實不事表襮是其取人也爲不一然一時之士見先生之於景祥如此未嘗不服其爲知人也歲甲午景祥以第二人被鄉薦丁未登進士第授行人累轉爲南京刑部郎中凡歷三官其所處多有出於俗吏之外者其以年勞將復轉也鹿閒過之與語曰君此行使爲藩垣叅佐固隨其地而效之皆有建立然終不若先試以郡太守之得

以尊行其志而於惠民當尤深也蓋是數者在資格爲宜得而姑與之論耳既而天官鄉眾以景祥擢守紹興　詔特可之昔人以注擬爲應行魚貫勘簿呼名即是而論殆不然矧浙爲今天下大藩紹興爲浙會府不授之他人而授之景祥焉則銓衡之處此不可謂無意也景祥將之官紹興之士夫若給事牧君時庸御史葛君天宏輩授簡於廉俾有以贈之景祥平素講求務爲體驗不泥高遠近名求以內外不判爲主然則循良之事業不於景祥有望乎如龔遂如

黃霸如劉寵如孟嘗之數子者班班於兩漢之史豈可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惟吾景祥有以繼之

送寺正張君省親序

寺正張君庭毓之給假省親也其疏若曰臣欲迎父某就養以伯父某某皆高年無子兄弟相依不忍暫離欲并以迎養則臣歙縣山勢斗絕水流奔駛出門跬步即非衰暮所能跋涉伏望陛下特加矜憫賜臣一歸即當依限供職不敢留戀桑梓愆期曠官詔特許之庭毓將行

其同寅諸君咸謂廉與之素厚命為文以贈之
不得而辭焉夫四牡之詩說者謂無私恩非孝
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庭闈之志豈非出於是
哉忠孝在人固根於天性亦不可謂不由於學
也古者士人大學當祭菜之時使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之詩故學記曰宵雅肄三者以此四
牡凡五章一則曰豈不懷歸二則曰王事靡盬
一則曰不遑將父二則曰不遑將母至如皇皇
者華每懷靡及之言周爰咨諏之語吟哦諷誦
之間使人自長一格則古之士所以居官受任

而忠孝之道無愧焉者良以此哉往時庭毓嘗
為廉言其家自玩易翁用力於小學以誨人至
闇齋尤喜講說太極圖西銘諸書玩易闇齋其
疏中所謂伯父某〻者也又謂其二伯父與其
尊人封君自相師友而所以薫陶其子弟者要
以灑掃應對為先以收心養性為本則庭毓之
得於家庭者非若後世自幼即為口耳之學者
可比固宜其今日成就之加於人也然則庭毓
之篤于忠孝非由於學而然乎庭毓宦業駸〻
遂大其學欲推之政其政欲驗其學廉孤陋類

隱發一相見殊覺其差強人意云

贈僉憲王君之任廣東序

崐山王君循伯以成化丁未進士出補永康令政成召入爲南京兵部主事久之丁內艱即吉除南京刑部尋轉貟外郎居無幾何擢廣東按察僉事瀕行刑部諸君合有贈言之舉而張君時峻嚴君道卿援簡于廉循伯居南京廉嘗與之同事間有過從亦多及於政務南京非如在朝百官每旦待漏輒得聚首故非同事非特相過從苟止於望門投剌有經歲不一接見者

而近時縉紳相處類依違作他諢亦鮮有論政務者然則庶於循伯豈非獨恭得之乎循伯倜儻果毅每於事必悉其本末利害而所以處之剛柔緩急又皆得其當焉是何職之不宜哉廣東編氓洞寇揉雜而居按察之官不徒有舉刺貪汙飭治豪強之任而一獞之跳梁一撥之馳報皆當有以籌策區畫而不可以少待者其視他省不亦多事已乎雖然此猶吾輩隔遠者之臆說也昔人有云百聞不如一見循伯往焉停車駐節廣咨博訪凡官吏之臧否民俗之

所以招徠撫循之方激揚振作之術當盡得以兹在其胸中固整整有條而非他人所能與此將見政成如永康稷 召而入惟華與要是躋陟焉則其所設施建立益有大於此矣書此以望之

賀封監察御史程公榮壽序

郎中戴程二君為廉言曰吾歙程公彥祚甫今年八月年登七旬一宜賀也公復以子貴封監察御史偕配曹為孺人二宜賀也公之子良鼎復以奉 璽書請戎於制東西便道以稱觴拜

慶三宜賀也是三者人有其一輒以為難而輻
輳駢集於旬月之間是宜賀之尤者也吾輩託
交于良用翼子為厚其事以侈其盛而必毋辭
之是祈哉廉於良用雖未得從容談論亦嘗幸
一接顏已奇其偉然風度矣既而聞其立朝建
白已知其為卓然名御史矣公有子如是固可
因以知公而二君者之稱公則又約其辭曰韶
晦長厚之君子然則公之際此也豈非有以致
之哉德焉而為之本超於三者之外也壽焉而
為之先貫乎三者之中也由是而[illegible]之而耆焉

而斯願焉將見良用之秩愈進而封典愈加今
皆有以親承之將見所以奉王命者愈重而便
道過家如今日者愈數公指有以親之豈非壽
以為之先乎而要其歸則故曰德以為之本也
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以為
一宜賀樂只言德而所以致壽者也九罭之詩
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請以為二宜賀繡裳言
其新服爵繡之華也出車之詩曰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請以為三宜賀簡書言良用奉　勅以
行暫焉戲綵於庭而不得以久留也諸詩皆斷

章取義亦春秋傳所載諸大夫賦詩之意也

送侍御王君序

我 孝宗皇帝嘗謂今天下生齒日繁軍匠消耗日甚乃降勅致詰所由於任事者於是諸司莫不悚惕振奮至今 德音猶在耳也故內臺之長於侍御史之清戒者必掄援其尤以俟 御筆親點務求不負 先帝之盛心以稱 今上之任使也邇者爲程王君肅之自南臺奉 命有湖廣之行其同寅諸君合爲贈言之舉而葛君天宏與君世樸謬以廉是屬廉於茲事亦竊

欽講之而不得其説適有甲曰頻年清出軍多特紙上耳求其籍伍無幾在不得實而徒為擾擾也曷若於有丁者嚴其補役之限之為得乎乙曰然且無一百三四十歲之人而官有一百三四十年之冊冊尚可憑也惟是小智者以為焉帝帝妄求而失之正不知上下十年間承接之未易以偽也甲復曰雍冀之人清出者或補之南方炎瘴之鄉揚越之人遠出者或置之北方苦寒之地戾其土性而左其技能亦徒為擾擾也乙曰然永樂宣德中皆有以處此者其後

大學士楊公士奇亦言于　朝則亦尚可行也甲與乙退廉聞其言似亦有理請以質之王君其是甲乎是乙乎抑甲乙之各有取乎未可知也王君風度凝遠志操方潔持憲最名得体異日處大事決大議有賴焉者於清戎乎何有

慶王義官配楊八十壽詩序

吾豐城之槎溪在縣治極西其著姓王氏聚族最舊自宋以來而詩禮寔彬彬焉予嘗見東里楊少師所為槎溪王氏譜序謂譜舊有宋諸公所爲文思欲一讀之不可得其後始得數見于

氏之彥所謂詩禮彬彬者益以有徵若習韜其一也習韜覽書史知古今行誼修飭時以高貲往來南都間與諸縉紳遊坐談間評品趨向有不合者鮮矣一日謂予曰略父今年七十有六母氏楊明年丙寅八十矣諸縉紳皆有詩歌幸爲序之將持歸以爲壽焉予聞楊亦世居槎溪世與王爲婚姻家孺人內治勤甚相義官順祥甫中歲以來所殖益豐凡有義舉多贄助之所生男若習周習韜協力克家足以稱兄弟之難而女適江濩者盛年堅栢舟之志非得孺人之

訓誨而然乎是可謂賢婦賢母者矣夫然在士大夫所宜表著之以為世勸而予復能已於言耶詩歌凡若干首珠璣錯落琳琅璀璨遠之豈無宋諸公近之豈無楊東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習韜其珍什之是為序

送大司徒熊公致仕詩序

止菴熊公以大司徒致仕還光州其僚屬戀戀不釋援唐人送楊巨源歸鄉里故事咸作為詩以贈而正郎王君大器吳君子旦徵序於予竊以人生驅馳宦轍飽歷年所焦勞心思至

於老而得休焉其為頤為適何如也當此之時追憶曩者所建立施設皆無忝焉其為快為足何如也若夫深結主知始終眷顧或曰某某以禮致仕某某乘傳以歸之類其為寵為榮何如也若是者庶於公見之矣公自成化己丑進士為縣令為內外臺官為少司馬為大司徒始得營其菟裘有以知其為頤為適矣公作縣有遺愛任臺官糾察撫綏鋤強惠良佐司馬不苟同進大司徒半載耳宿弊掃且盡有以知其為快為足矣是歸也　聖天子特加優詔不惟曰其

以禮致仕又必曰其給傳以還始終眷顧有加無已則人孰不以是爲公寵且榮哉雖然七十致仕古禮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聖賢之成法也公年巳七十上下計其巳丑一出時方及壯其與古禮與聖賢之成法無一不合則公於大者既巳得之所謂而頤適而決足而罷榮有他人言之則爾在公何暇以此論哉公嘗巡按江右吾豐城有壘于洋水之上者凡四十餘年矣一旦復之有縱豁彼以墟人之樊者悉以法坐之環一省懔懔不敢以豪暴勢惡毒害人服

其感吾澂其明故於二君之變也忘其其陋而不爲之辭若公其他政蹟合書者比史氏之職也庶何容贅

胡敬齋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庶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徧攷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於其子婿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庶

閑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体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尚有以識此哉

太守董君修學詩序

太守董君萬英之為保定也政教兼舉至郡之明年新作郡學櫺星門皆鑿石為之不用寸木屹然於風雨震凌之外足以閱歷久遠無疑也郡人士與夫縉紳君子皆作為詩歌以美之裒而成帙鴻臚卿丁君應韶偽予序之二君與予皆同年聯進士有不得而辭者昔魯僖公能修

泮宮詩人為之作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之詩以頌禱之諸詩之意其亦眆於此歟應韶復為子言門成君命刻圖書卦疇太極諸圖于其上且自為文與發明所以刻圖之旨以語諸生然則君之於意於學校者豈直建造之勤而已哉而所以為教者遠矣夫圖書天地之言也八卦文字之祖也而九疇而太極圖繼此而作者也自有書籍以來畫出理氣及語性與天道之妙無以踰於此矣然豈迥於高玄哉易之時範之教太極之主靜脩之旨於吾身至切而至要者也

惟夫詞章舉業之盛行而士之畱意於此者鮮矣故曰君之所以為教若遠也予每見今之郡縣於部使者之居重茵藉地文繡被墻屋無所不至至於廟學頹圮過而弗問以榮辱利害所不繫之也間有為之者或繕文昌之祠而惑人於異端或表厥構以冊桂青雲之名而誘人於利祿甚則苟且目前朝成暮壞視君之用心何如君高奕英發當其登歲即以傳學能古文辭名南畿觀其於太極圖諸書不視為第二義其識趣可想矣抑静脩劉氏郡人也河圖有辯大

授有訛蓋深於此學者予屢欲求其四書小學精要語録不可得君倘訪其遺書而併刻之以幸其鄉郡學者獨非計數因以及之

數學圖訣發明序

内則謂人生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則算數之學在古人自其少時已致力於此矣近代如胡安定置治道齋講治民治兵水利算數其得古人為學之意哉夫自小學之教廢而湖學教法亦不復行于世則所謂算數者在士大夫反以為鄙瑣而耻言之寧終身不知而不悔其亦可

旣也夫予於數學晚乃知之因纂當訣發明一編冀其為後生小子學書計之助其有過時始學如予者亦可因而追補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七